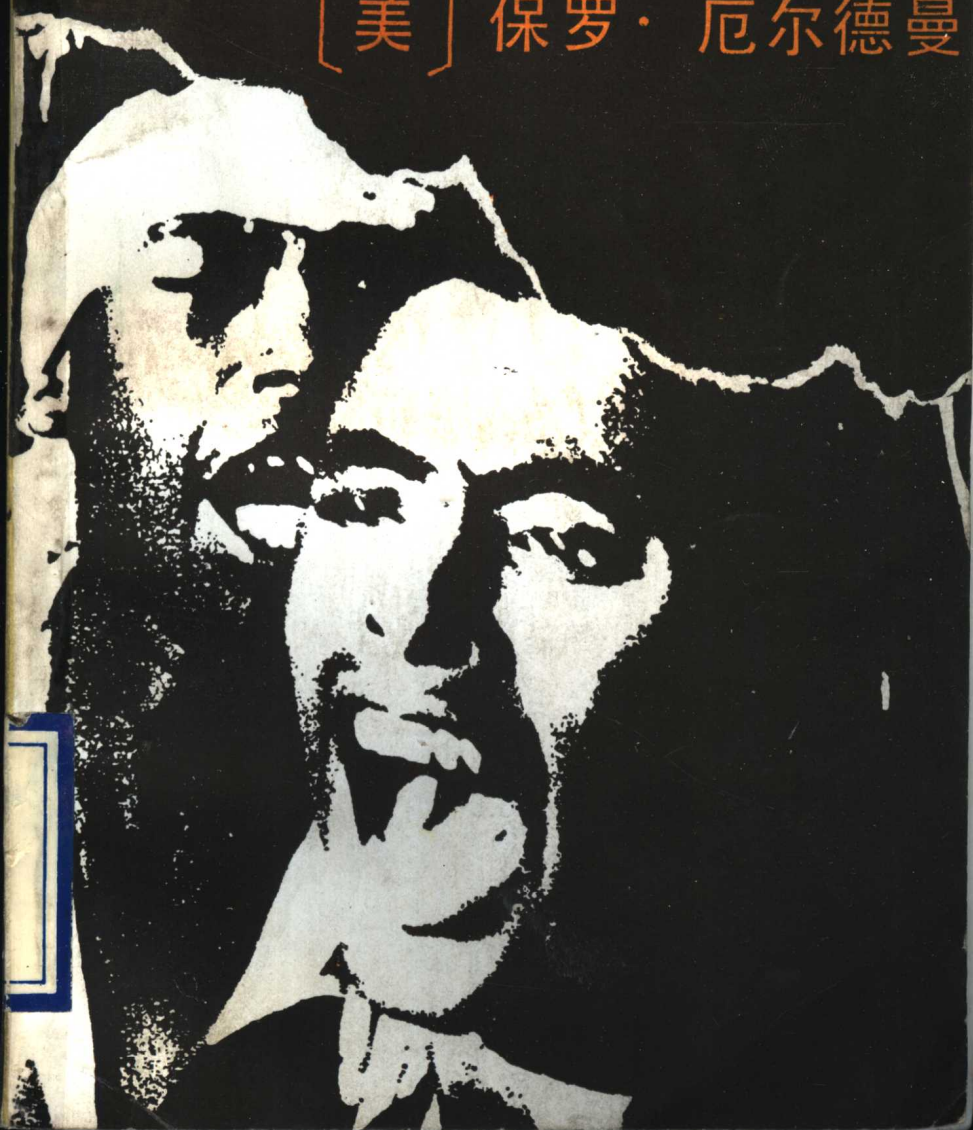


恐慌的 1989

〔美〕保罗·厄尔德曼



恐慌的 1989

〔美〕保罗·厄尔德曼 著

辛 平 茹勇夫 译
赵苏苏 李文慧

农冠谈杨出版社

1989·北京

恐慌的1989

辛平 茹勇夫 译
赵苏苏 李文慧

封面设计 倪伟

责任编辑 李方鹰

农村读物出版社出版发行

山东东明县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1/32 9 印张 194千字

1989年9月第1版 1989年9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7-5048-0571-8/I·134

定价: 3.40元

本书虚构了一个未来，使用了许多真实的人名，但并不意味着这些人现在或将来会象书中描写的那样去做。

激荡的语言充满活力，冲击着灵魂，改变着思维。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①

^① (1883—1946)英国著名经济学家，他主张的国家干预经济的理论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国家的重要经济原则

序 言

保罗·厄尔德曼(1932——)是美国著名作家和经济学家,他青年时先后就读于美国乔治敦大学外交学院和瑞士巴塞尔大学,获文科硕士和哲学博士学位,毕业后担任过欧洲煤炭与钢铁共同体经济顾问、百慕大的国际电子资金公司副总经理、巴塞尔的加利福尼亚联合银行副董事长等职。

厄尔塞曼最为成功的领域还是写作,他的拿手好戏是将真实的国际经济、政治活动与虚构的情节揉在一起,实中有虚、虚中有实,洋洋洒洒,扑朔迷离,令人眼花缭乱,叹为观止。更为可贵的是,作为一位学者型作家,他的作品总是以小说的形式对当前的经济和政治进行入骨三分的分析,对未来做出准确的预测。他1976年的名著《1979年——市场大崩溃》犹如一本预言书,深受读者欢迎,后来的事实证明,他凭着经济与政治上的敏感性,果真很有些未卜先知,从而一下子被视为奇士,名噪一时。

《恐慌的1989》是保罗·厄尔德曼1986年推出的另一本预言书,出版后畅销不衰,受到的褒誉较《1979年——市场大崩溃》,有过之而无不及。读者对此书如此偏爱是有一定道理的。当前西方世界歌舞升平,一派繁荣景象,然而这种繁荣其实是一种假象,繁荣下面处处潜伏着危机,危机虽然看不见,但却嗅得到,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本书正是以这样的一个时代为背景。书中指出,由于通讯技术的飞速发展和信息革命,人们普遍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个别企业生产的有计划性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计划性”这一基本矛盾已经得到了解决,经济危机最终可以避免,大家能够高枕无忧了。然而

事实并非如此，超级大国与第三世界的矛盾、两霸之间的矛盾、美国与西欧之间的矛盾加剧了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固有的矛盾，随着一个个国际阴谋，随着间谍的渗透，随着精心策划的国际恐怖活动，美国的金融市场终于出现了空前的大恐慌，经济一片混乱，美元濒于崩溃，国际股市也随之恶性连锁反应……

尽管本书写于1989年的三年之前，可是作者的许多预言却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现实，如股市大危机、第三世界国家日益严重的债务问题、近两年来美国与拉美之间的剑拔弩张气氛等都是证明。我们不难看出，书中所描写的灾难情景虽然最终没有在实际生活中照样真发生，但是它却是完全有可能发生的，因为世界上有它赖以滋生的沃土。

保罗·厄尔德曼的其它畅销书还有《十亿美元操奇》（获埃德加·爱伦·坡奖）、《银熊》、《美国末日》等。

参加本书翻译工作的还有刘宁宁、周永平。

——译者

第 一 部 分

第一章

乔治敦城，12月第一个星期，天气异常寒冷。或许是天气骤冷的缘故吧，住在乔治敦城温暖的高级公寓里的权贵们仍感到不寒而栗，或许是由于……。

自1988年11月以来，不断增长的令人忧虑、恐惧的气氛笼罩着整个华盛顿。1989年的到来，美国呈现了一幅可怕的景象：经济、美元、银行、甚至IBM公司濒临崩溃，形势发展还远不止此。

自从里根的第二任开始，许多麻烦就纷沓至来。但他就任白宫总统以来一直是很幸运的，人们并没为此而将焦点集中于他，况且他在1989年1月20日就要离任。

保罗·迈耶是乔治敦城的知名人士，此时，正在自己的卧室里一边浏览手中的报纸，一边分析着《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金融时报》等报对当前局势的评论。然后，他在床上用遥控器将电视节目调到20频道，此时正播放纽约金融市场的报价，他被银幕上无声的数字所吸引，停止了手中的翻阅。足足花了一个小时，时间已是1988年12月6号星期二上午的9点。

这时，门被敲了几下，女佣人用盘子托着一个银色的咖啡壶进来，她把咖啡壶放在迈耶身旁的桌子上，她给迈耶倒了一杯，加了一块方糖。她来自波多黎各，今年24岁，身高5英尺2英寸，长得很漂亮，在她往杯子里倒咖啡时，她那丰满的胸部清晰可见，加上她的身条、性情、纤细的手指，

使在卧室里的迈耶大长胃口。

“还有什么事吗？先生”她问道。她浓重的西班牙口音更增添了她的魅力。

“嗯，准备好我的夜礼服，今晚我要用。”

他的口音不太准，带有很明显的欧洲人的讲话习惯。

“抽烟”她问道。

“无尾夜常礼服”他解释说，在美国Smoking只称作抽烟，而在斯德哥尔摩和苏黎世可以这么用。尽管他在美国已生活了15年，仍不时的流露出瑞典人的习惯。全城人都知道他 和亨利·基辛格和保罗·沃尔克关系很密切。沃尔克是个银行家，身高6英尺9英寸，基辛格与他们都是同乡，现为乔治敦大学外交学院的教授和乔治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的研究员。

迈耶摘下电话听筒按下自动电话拨号盘的按键，这是他的私人专线电话。每天上午10点无论有无什么情况，他们总是定时通话。世界的形势在迅速的变化着，迈耶没去和任何人谈论它，时间在睡梦中消逝。

早晨他接了两个电话，一个是塞吉·多布罗斯凯他在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的同事，是反恐怖主义研究中心的负责人，请迈耶下午有时间去他的办公室。另一个是乔治·佩斯打来的，他是世界第二大银行美洲银行的董事长兼总经理。迈耶又迅速地给一直没有消息的美洲银行在伦敦的分行拨了个电话。

由于多布罗斯凯对事态谈论的一直很隐晦，乔治·佩斯对形势的不敏感，以至迈耶没有查觉出华盛顿圣诞节前的一周内大众已骚动起来的“不适宜”的情绪，直到得到这两个电话才感到情况不妙，可以说发觉的为时已晚。他仍在早晨

痛快地洗了15分钟淋浴，同时计划安排了全天的工作。

这一天，他11点先到乔治敦大学研究班讲课。除了基辛格的系列讲课，迈耶的大学研究班是很难注册的。这个研究班限定15个人，只有大学最优秀的学生才有资格。正如公众所知，迈耶发表演说时，连洛克菲勒都毕恭毕敬，令罗思柴尔德、苏黎世的守财奴、伦敦的商业银行家们洗耳恭听，至于在香港、洛杉矶和阿布扎比从事黄金、白银、外汇投机的掮客们更是奉若神明。乔治敦大学的学生们都很清楚，能进入这样的研究班学习，将会得到很高的声誉，登上步入上层社会的阶梯。获取高官厚禄。在1988年8月一传出由迈耶主持这个研究班的信息，这些学生就四处活动，凭着各自的实力、借助银行高层人物的关系、达到进入研究班的目的。如果说基辛格的课可以帮助他们进入外交界，或许能混上派住在国外的副领事，取得一、二年的护照。那么，从师于迈耶将意味着可以进入国内、外各大银行，甚至于辛迪加系统的贷款机构，可有年薪6000美元的奉禄，如果需要一年至少可以去欧洲和亚洲一次、高级轿车、丰盛的用餐、乔治敦的高级公寓、舒适的度假。这是人们梦寐以求的。

迈耶住所与乔治敦大学相隔7个街区，他总是喜欢步行去上课，这样可以清醒的思考一些问题。

他走进大学，通过H大楼，就是外交学院的现代公共关系中心大楼。整幢楼为红色的，在阳光照射下，楼前的庭园被红色映衬着。

“喂，保罗！”这欢迎的声音来自一个身材高大的男子，是彼得·克罗博士国际关系系主任，在研究班的短暂相处成了迈耶的亲蜜“伙伴”。

“有件事转告你”。克罗说道，此时俩人都走到了园子的中央。“事情很重要，象通常。”克罗露出诡秘的一笑。

“真的？”迈耶答道。“你是了解的，彼得，我通常不关心什么大事，至于女人……”

“很抱歉让你失望了，不是女人的事，是罗伯特·赖斯顿让你去个电话。”

罗伯特·赖斯顿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

迈耶念叨了一句什么，然后说：“我能在你的办公室打个电话吗？”

“当然，等会一起吃午饭吗？”

“为什么不，在哪儿？”

“到M夜总会，下午1点怎么样？我等你。”

“下午见。”

克罗的办公室四壁全部装饰着精工细做的木板，地上铺的是波斯地毯，摆放着来自许多国家的各种各样的艺术品，从办公室可以俯瞰整个校园，教学楼、办公楼等各种建筑的屋顶上安装了太阳能集电器，这是世界上利用太阳能的先进建筑。太阳能、基辛格、迈耶……已成了乔治敦大学形象的一部分。

克罗的秘书没用一分钟就接通了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的电话“感谢你、保罗、这么快就回电话，下午能到我这儿谈谈吗？”

“当然，不过我和彼得·克罗约好下午1点在M夜总会吃午饭。你能来吗？……为什么不和我们一起同餐呢？”

双方都沉默了片刻。“好吧！虽然这事情非常棘手，我看还是一起谈谈，你可以告诉彼得。”

“怎么谈呢？”

“我也将带一个人同去。”然后他说出了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最高领导者的名字。凡在这个FDIC (Federal Deposit Insurance Corporation)公司存款的美国人都对它充满了深情，它可为100000美元内的存款提供免费保险。

“这样一来，午餐可真成高级会谈了”迈耶自言自语地说。

打完电话，他匆忙下楼去给等他的15个学生上课。他知道他不能给予多大帮助，但对他们寄予很大期望。如果他仍就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干事的高级职位，就可以掌管100万之多的美元，实际上就可以操纵整个国家，而现在不过仅仅是一个大学教授。因为一个大学教授职位算不了什么。基辛格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即使象布热津斯基、詹姆斯·施莱辛格、基恩·柯克帕特里克等工作在美国政府和外交最高领导阶层的人物，所起的作用也不过如此。如果说在1988年美国有一群脱颖而出的足智多谋的人物，他们就汇集在乔治敦大学。保罗·迈耶知道这个午餐就是一次正式会谈。

迈耶的首要任务是上好课。迈耶主持的大学研究班是研究不十分明确的国际金融问题，如：疑难问题及解决的方法。这周研究的问题是第三世界的债务问题。他的一个得意学生，就世界经济现状写了一篇研究报告，题目是“第三世界在1988年中的债务已高达10000亿美元”。其中大部分欠债为美国银行的，债务国大多无偿还能力。这个学生例举了一个第三世界国家墨西哥，1982年偿还资金的能力是250亿美元，到1985年12月3日从百万位数一直跌到连百万分之一都不到，更不用说万亿的债务了。

怎样解决呢？这个学生的答案是：十年来事态不断恶化，但没发生什么不幸，在不远的将来，问题也许设必要非解决不可，不过问题是现在，拉丁美洲各债务国不断的威胁要宣布无偿还能力。进而又要求已到期的货款重新协商，否则……

银行家们面对这种局面，毫无办法的做出让步，同意延长货款期限到2年，3年甚至5年。不仅如此，还得给予美国以南的债务国新的货款，以使债务国有能力支付延期偿还货款的利息。达到借贷双方都满意。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和委内瑞拉四国不断以这种伎俩从美洲银行、花旗银行、曼哈顿银行、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攫取一大笔一大笔的巨额贷款，以维持本国的经济。另一方面，发达国家私人的和政府的金融机构维持着一种超现实的事实，第三世界的债务从2500亿到5000亿，进而已达到10000亿美元，这些银行却能从容应付，私人银行对由此获得的利息大加炫耀，而实际上是自我偿付利息，年复一年的背着这个包袱。

这个学生在结束语中说：“据我断断，第三世界债务国和发达国家银行之间完全是利益相关。如果把这一切看成是一种赌博式游戏的话，他们会在彼此互利的条件下无限期的玩下去。”

在研究班上，除了来自委内瑞拉的小约赛·马丁内斯，其余14位同学都同意这一观点。自始至终马丁内斯的面部表情总是表现出十足的傲慢，尤其在这位学生讲完研究报告时，他的嘴角微微抽搐一笑的瞬间，把他报以的嘲弄、怀有恶意的复杂感情表现的淋漓尽致。如果保罗·迈耶注意到这个拉丁美洲人的沉默用心，或许能帮助他捕捉到世界上将发生的一些事。小约赛·马丁内斯的父亲是委内瑞拉的财政部

长，他的叔叔是石油部长兼欧佩克（石油输出国组织）副主席，他们家族几乎是在控制着这个国家，并正有计划、有目的地敲诈着美国。近十年来，拉美国家的权贵们纷纷把自己的子孙送到这所座落在波托马克河畔的乔治敦大学，还安排了妙龄女子来陪读，精心的安排，无微不至的照顾，充满了对这些纨绔子弟的厚望。小约赛·马丁内斯就是其中的一个。

在迈耶的心目中，这些拉美学生过于富裕的生活，已根本无心学习。同样，小约赛·马丁内斯就没引起他的特别注意，而一直沉浸在对从美国中西部来的学生所写的精采研究报告的兴奋之中。迈耶这时看了看表，很快地结束了课，无暇顾及那些傲慢学生提出的愚蠢问题，迅速离开教室消失在教学楼群之中。

克罗主任已在M夜总会大厅等着迈耶，他们两乘电梯到2楼餐厅，在电梯里遇见了美国副国务卿和瑞士大使。彼此都认识，相互寒暄了几句。

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的领导人也到了。就其在美国金融权力机构所具有的重要地位相比，这两人显得年轻了一些。在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是总统之下的第二把交椅，也可以说是世界上金融界的头号人物，罗伯特·赖斯顿的权力是由金钱建筑起来的，而金钱维持着世界经济的运转。

此时，他们在餐桌前分别落座，两位美国金融大亨显得情绪十分低落，满脸愁云，这使保罗·迈耶有一种感觉，猜到可能有什么重大事件发生，在咖啡送来后，他问道：“

什么人要倒霉吧？”

“是的。”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说。

“是谁，在什么时候？”

“是美洲银行，昨天下午传出来的。”

“我可没听到什么！”迈耶说，看起来他很担忧和烦恼，竟对事态没有丝毫察觉。

“流言从哪传出来的？”迈耶接着问。

“苏黎世和法兰克福。”

大家都陷入了沉默。

“这是什么意图？”迈耶打破沉寂。

“我希望什么意图也没有。”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董事长说。

在1984年因大陆的伊利诺伊国民银行经营的惨败，他的公司花费了大量的金钱。3年前又卷入得克萨斯州的第一国家银行的债务，公司又损失了30亿美元。频繁的支出严重削弱了公司的贷款能力。

“那为什么在这个时间发生？”迈耶又问。

“这正是我要说的。”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董事长说，他的名子叫罗杰·韦尔斯。“美洲银行自身存在许多问题，这象其它的许多银行一样，正如你所了解的，保罗。面对国内外的借贷者都不履行借贷合同而拖期偿还，又在加利福尼亚中央山谷一带借贷了几十亿美元，在旧金山的葡萄产区起码借贷了10亿美元。当然，我们要承认这个现实，人们也不觉得有什么可担心的，这笔贷款会在不久的将来全部收回。但是，如果明年经济状况恶化，出现大萧条，加上第三世界的欠款不能收回，而且已做了1989年贷款支出，流言说美洲银行将损失掉20亿美元，保险公司面对这种局面，也会失去大笔

金钱。”

“那么金融市场会有什么反应，赖斯顿？”迈耶问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

“近来已有迹象，今晨在伦敦金融市场，欧洲人要求托存在美洲银行的存款1%的利率上调1/4，美洲银行已批准。”

赖斯顿接着说：“这样一来问题就比想象严重的多，这决非偶然。”

克罗说：“只是1%利息的1/4，不至于引起人们的惊慌。”

“这是当然，但这只是恶化的开始，从1%利息的1/4上涨为1/2，然后是一个点，进而……。”赖斯顿分析说着。

“然后开始提款。”迈耶插话。然后向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人提问道：“有人提款了吗？”

“没有，晚些时候我不敢说。我们的职员考虑的很周到，今天早晨通知了旧金山银行的一个主任。我们到这之前已见到这个主任，他说没有一户提款的。他报告的情况不一定很准确，资方如遇到棘手的大麻烦不会及时通知委员会。”韦尔斯说着。

迈耶点头表示同意。“你能确切点说说吗？”

韦尔斯继续说：“不知各位是否还记得1984年大陆的伊利诺伊国民银行垮台的详情。今天早上我又读了我的前任对此事的档案。流言是从伦敦传出的，时间是星期四早晨。6个小时后欧洲人在1小时内提款达30亿美元，几个小时后，日本人提出了15亿美元，一个星期内，我们和联邦储备委员会直接或间接的拿出170亿美元支持大陆银行。为了这次发生什么不测，我们要定期查账，正如你所知，要由审计人员